

萧乾书信集

河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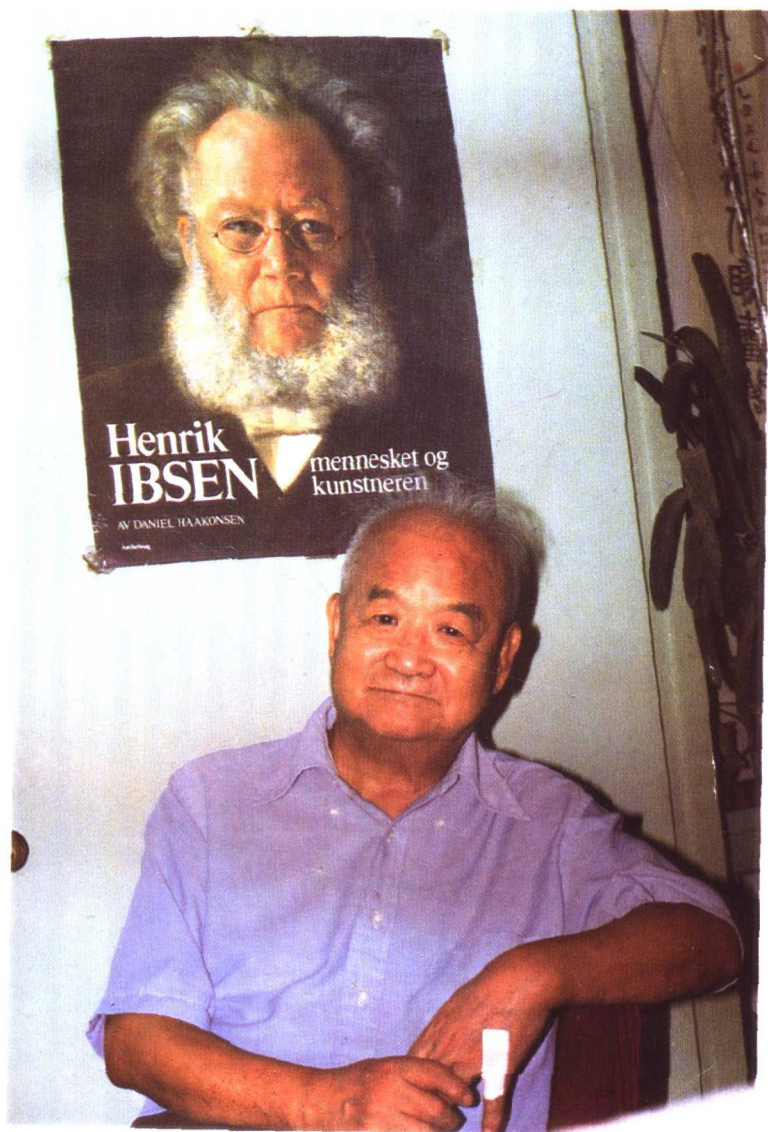


K825.6

139

萧
乾
书
信
集

河南教育出版社



萧乾小传

1910年1月27日，萧乾出生于北京东北城根一个汉化了了的蒙族贫民家庭。出生时，父亲已去世。幼入私塾，取学名曾路。后进崇实小学半工半读，改名萧秉乾。11岁丧母。

1923年，入崇实中学继续半工半读。1926年初中毕业后，一度任北新书局练习生，开始接触文学。1930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本科，同美国青年安澜(Allen)合编过英文的《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译介中国新文艺。1933年，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小说处女作《蚕》，真正开始了文学生涯。1934年，写成《书评研究》，又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邮票》、《花子与老黄》、《邓山东》、《篱下》以及揭露西方基督教蹂躏中国人民精神的反宗教小说《皈依》、《参商》和《昙》等。1935年7月到《大公报》编副刊《小公园》，不久改编“文艺”，采访了鲁西、苏北大水灾，写成著名的特写《流民图》。193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1937年，出版散文集《小树丫》和《落日》。1938年，诗意感伤的长篇小说《梦之谷》问世。1939年，从香港经河内赴滇缅公路采访，写成特写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同年夏，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在英国的最初5年，除继续为《大公报》撰写通讯和特写，如《矛盾交响集》、《银风筝下的伦敦》外，还出版了4部英文著述：《苦难时代的蚀画》(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中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ay)、《蚕》(The Spinners of Silk)、《龙须与蓝图》(The Dragon Beards Vs The Blueprints)。同时，编辑出版了《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

1944年，放弃剑桥学位，任随军记者，带着那支神奇多彩的笔驰骋欧洲战场，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向国内发回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新报道。不久，随美军第7军挺进莱茵。后又采访了联合国大会、波斯坦会议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写成长篇特写《南德的暮秋》。1946年，在编《大公报·文艺》的同时，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1947年，出版《人生采访》。1948年6月，参与策动香港《大公报》起义，秘密参加香港地下党对外宣传刊物英文版《中国文摘》(China Digest)的编译工作。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创作四试》和散文小说集《珍珠米》。

1949年10月，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1950年，写成大型特写《土地回老家》。之后，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好兵

帅克》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戴着“右派”帽子，仍与人合译了《汤姆·琼斯》，并翻译出版《里柯克讽刺小品选》。摘“右派”帽以后，先后参加翻译了《战争风云》、《拿破仑论》和《麦克米伦回忆录》等。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作协给予平反以后，他搁置了20余载的笔又重放异彩，先后出版了《一本褪色的相册》、《海外行踪》、《负笈剑桥》、《北京城杂忆》及长篇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翻译出版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同时，以古稀之年孜孜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行踪遍及欧洲大陆、英伦三岛、美国及东南亚各地，为建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桥梁及沟通海峡两岸作家间的友谊做出了突出贡献。

萧乾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第七届常务委员，民盟中央中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人生的采访者(代序)

“我的一生崎岖坎坷，然而心目中始终有所追求：把人生当作采访的对象和场地；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这便是萧乾了。每每当我面对这位我非常尊敬的文学前辈，便总把这个慈祥、和蔼，不时露出弥勒佛般宽容微笑的老人，想成一棵深植文学土壤，饱经岁月剥蚀而生命力依然旺盛的老树。我试图离得远一点，仰视得高一些，以求窥其全貌，探其内涵，但我屡屡不能读懂。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编辑他的书信。

书信是亲友间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重要途径。在所有语言的表达形式中，最随意、坦诚者，大概非它莫属。它没有任何的形式，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关于书信的魅力，12世纪的法国有位绝代情人哀绿绮思(Heloise)曾说：“有什么感情是书信所不能激发的呢？书信有灵魂，书信能说话；书信具有表达喜怒哀乐的一切本事；书信具有多种激情的全部烈焰；它们能使感情上升，就跟当事人本身在场似的；书信具有语言的全部温柔与细腻，有时甚至具有语言所望尘莫及的大胆的表达能力。”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说得更鲜明：“书信是生命的安慰。”

要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思想轨迹及个人的喜怒哀乐，甚至隐私，读他的日记，看他的书信是再好不过了。书信同日记一样，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深藏于心的行为动机，从中大到可以找寻某些历史事件的线索，小也可以领略人物的性格和脾气。对于研究者来说，现在书信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与我们相比，似乎西方

更热衷于出版名人书信，因为这对于研究伟人和作家具有不可估价的意義，尤其是对传记作者，有时往往解急如救命草。就目前而言，我国对于名人书信的重视、研究还很不够。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部书信集，远不是萧乾书信的全部，这些书信的绝大部分始于 70 年代中期。从 1957 年萧乾被错划为右派，他便很少与人书信往来，即便有也很难收集。写于 50 年代的信，本集只收录了致巴金的几封。1949 年以前的，仅存致胡适和卢豫冬各一封，真可谓吉光片羽。令人最感遗憾的是，萧乾在英国期间与著名小说家爱·摩·福斯特(E. M. Forster)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互致信函 80 余件。福斯特致萧乾的 80 余封中，尚有 40 余封得以幸存，已由李辉译出，收在他的《人·地·书》中。而萧乾致福斯特的所有书信，却在福斯特可能因误会所致的盛怒下毁于一旦。

本书中，萧乾致作家、挚友、文学编辑和研究者的信占绝大部分。由于萧乾青年、中年时期的书信几乎荡然无存，这些信只能提供晚年萧乾创作、思想、社会活动甚至个性的材料。

巴金是与萧乾神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益友和畏友”，对萧乾的成长和思想有很大影响。早在 30 年代的上海，文学界的朋友们聚会时，常有人戏称巴金为萧乾的“家长”。从致巴金的 50 余封信中可以看出，维系他们之间坚实的兄弟般友谊的是真诚、坦率和信任。马克思说过：“只有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巴金和萧乾是这方面的典范，萧乾常说：“我们之间没什么可隐藏的。”

也许是萧乾旅英 7 载喜欢英国随笔，特别是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缘故，他的许多书信写来颇具英国随笔风格，文字朴实，述理明晰，很少华丽的词藻，于娓娓道来中，抒发自己的性情。除纯粹事务性，或简短的报平安、问近好的信外，萧乾书信大都具有散文的优美、抒怀。萧乾生性好动，爱花，爱猫，也爱狗，生活过

得充实而富情趣,有些书信也有着猫、狗般的欢快、活泼。重要的是,在表层的平和背后,更多的是深沉和哲理性的思考。例如,萧乾致陈布伦的第二封信,是一篇关于花的哲理性散文。它由养花、爱花引伸到知识分子生长的环境和命运,从而又想到,知识分子,尤其搞文学艺术的,不能离开原来的土壤,“我还没见过一个在异国定居的作家或艺术家有巨大成就的。屠格涅夫常去西欧,易卜生也曾侨居罗马过。但他们出去是呼吸一下新鲜气息,根则始终牢牢扎在本土上。”再如致刘德伟的几封洋洋千言的长信,足可以视为关于老年问题的“专题论文”。它们提出老年二戒:一为年龄、为病所压倒;二为对过去的悔恨。另外,还谈到老年人应如何对待死亡。对老年朋友一定大有裨益。

俗话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萧乾书信亦是如此,与小说家论小说,同书评家说书评,和艺术家谈艺术,对于老友则无话不叙,随兴之所致,子女教育的己见,不幸遭际的回顾,对人生的总结等等,涉及面非常之广。

在致屠岸、符家钦、李全安、刘柏丽、马小弥、劳荣等人的信中,萧乾多处提到自己的翻译观:“搞翻译分打阵地战与游击战二种,前者集中力量译一人之作,如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汝龙之于契诃夫。后者为喜欢什么,顺手译来。……但我认为认真搞翻译应为前者,因为那样可以结合研究,因而对原作者可有较深入的了解。”

书中还收入了萧乾致两位美国汉学家的信。金介甫(Jeffrey Kinkley)是英文《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的作者,他在翻译萧乾长篇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时,常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他写信求答,萧乾一一作复。由于数量甚丰,只选出几封有代表性的。罗宾逊(Lewis Robinson)在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专著《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中写有《萧乾:一位反基督

教作家》一章，萧乾在回信中，对他的提问做了比较详尽的阐释，对了解萧乾的宗教观有一定参考价值。他们是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者。

另外，集中有些书信为澄清某些历史事实提供了证据，萧乾致陆铿信中说明，他并不象许多人认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其时，还有中央社的记者。在致李济生的一封信中，提到一则关于巴金的不知是否属实的文坛轶事：四人帮时期，有位意大利记者去访问巴金，见到受苦受难的巴金手里拿着本毛主席语录小红书，红宝书边上写的全是但丁《神曲》中有关地狱的描写。那位记者大受感动，回意大利后专作一文报道此事，震动了意大利文艺界及广大读者。后来，巴金获得了但丁奖。

萧乾是位满腔热情、热爱生活，辛辣地讽刺伪善、虚伪和不公正的作家。他有着近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旅途漫漫，困难重重。萧乾以顽强的意志力和对生活、人生执着的爱心，从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儿，自强不息，到历尽了沧桑、怡情悦性的晚年，越过了生活中一个又一个深沟高垒。萧乾在许多书信中谈到过自己的不幸遭遇，透过这些书信，可从侧面了解生活中的萧乾。

全书共收书信近400封，是萧乾的第一部书信结集。象大多数作家一样，萧乾的创作和思想也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他的书信是研究他思想和创作的重要材料，希望成为萧乾研究者的福音。

在编辑书信过程中，打扰最多的便是萧老本人。有一次我对萧老说：“您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写信从来不注明年代。”萧老说：“写信的时候，决想不到有朝一日信也能编集出版。”他现在写信依然不写年。因此，萧老过目了每一封书信，凭记忆推断是哪一年写的，并亲自为许多书信加注脚。再者，按照要求，应由作家本人或亲

朋好友写序，编者写个编后记。可萧老执意让我写序和编后记，我竟凭着年轻人的冲劲儿答应了。我想，萧老在更多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位采访人生、实录风云的记者，随即便以“人生的采访者”代序了。

萧老是长我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第一次见到他，便被深深吸引住了。这位可爱的老人，对人平易、和蔼，笑起来，可不象饱经忧患的智者，倒象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我们总能找到共同的话题，谈得很投机，这次有幸编他的书信集，更加深了我们这对忘年交的友谊。

对于书信的征集和编辑工作，多承各位受信人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热诚支持和鼓励，书信的复印工作全部由任海登同志承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傅光明

1989年9月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萧乾小传

人生的采访者(代序) 傅光明

致巴 金

-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 (1)
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 (2)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3)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4)
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 (5)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6)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 (7)
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 (9)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 (9)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10)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一日 (11)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12)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 (14)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15)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19)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 (20)
一九七九年(无日期,估计为此年) (21)

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	(22)
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	(23)
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	(24)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	(25)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	(26)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28)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28)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30)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日	(31)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	(32)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	(32)
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	(34)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	(35)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一日	(36)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日	(36)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37)
一九八一年九月七日	(39)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	(40)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日	(44)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45)
一九八二年六月四日	(46)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46)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	(47)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	(48)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49)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八日	(50)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	(51)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	(52)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	(53)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日	(54)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55)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57)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	(58)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未注日期)	(59)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61)

致鮑 霁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	(63)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九日	(64)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65)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	(67)
未注日期	(68)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69)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	(70)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	(70)
一九八五年四月四日	(71)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七日	(72)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72)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日	(73)

致卜少夫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	(74)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	(75)

致陈布伦

-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 (76)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77)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 (78)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 (79)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80)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81)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82)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日 (82)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83)
一九八九年二月七日 (84)

致陈贤茂

-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85)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88)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 (89)

致陈 宇

-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90)

致电视剧艺术委员会

- 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日 (91)

致傅光明

-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93)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 (93)
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 (94)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 (95)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96)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98)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	(99)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99)

致符家钦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101)
一九八二年十月九日	(103)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104)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04)
一九八三年(未注日期)	(105)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108)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108)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	(109)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七日	(110)
一九八六年六月七日	(111)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	(112)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	(113)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115)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116)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116)
一九八七年(未注日期)	(117)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118)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119)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	(120)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日	(121)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121)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九日	(122)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125)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日	(125)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27)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29)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	(130)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日	(131)
一九八八年七月六日	(132)

致葛昆元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134)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日	(135)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136)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日	(136)
一九八七年四月四日	(137)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	(139)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140)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	(141)

致耿 庸

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	(143)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144)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	(144)

致古 华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	(146)
附古华同志复信	(149)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日	(152)
附古华同志原信	(153)

致胡 适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	(156)
-----------------	-------